

衡方碑

标准
学生
习字
帖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衡方碑

弁言

《标准学生习字帖》是专为广大初学书法的读者编辑的一套通俗、实用的临写范本。它包括先秦、汉、晋、北魏、唐等各代所传的常用字帖，可以适用于各中、小学及书法学校的教学使用，也是自习书法的入门向导。

《标准学生习字帖》的编辑，均以较好的原拓为底本，经过选字、排类及特殊的技术处理后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是复原后的墨迹形式，并配以红色九宫格，既适合于人们的视觉习惯，又可以正确地展示字形的结构特点，同时，还真实地保存了原字的风神。故此套字帖的问世，将给广大读者带来莫大的方便。

《标准学生习字帖》帖首均刊有一篇有关技法的指导文章，系编者特延于该帖有丰富临写经验的书法家撰写，文章力求深入浅出、切合实际地写出具体技法及临写心得。文以载道，本套字帖又不啻于一部书法函授教材。希望在《标准学生习字帖》问世后，能有一大批优秀书法家脱颖而出，为繁荣祖国文化艺术做出贡献。

—编者

衡方碑筆法

傳以新

《衡方碑》全称《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》，东汉建宁元年(公元168年)立，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。《衡方碑》原在山东汶上县，现存泰安岱庙，它与《张迁碑》同属汉碑中古朴厚重的类型，但《张迁碑》以朴拙胜，《衡方碑》则以丰厚胜。《衡方碑》用笔凝重、涩缓，线条具有外张力，结体宽博，形成了体丰骨壮的艺术特色。因此清代翁方纲在《两汉金石记》中称它为“书体宽绰而润，密处不甚留隙地，似开后来颜真卿正书之渐”。康有为称其为“凝整”，杨守敬称其为“古健丰腴”。明清两代许多书家取法此碑，最有名的是伊秉绶，他从此碑入手而成一代宗师。

笔 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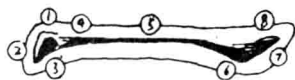
临习《衡方碑》要注意行笔速度不可过快，应以稳重、敦厚、滞重为本。近人秦文锦说：“凡笔力薄弱平庸者，急当以此种药之”。因此，久练可以使字筋强骨健。

横划是组成隶书特点的最基本笔划，也是应用最多的笔划。横划保持着水平位置，不同于楷书横划左低右高的斜置特点，这是造成隶书稳定体势的最主要的因素。



取出以上字中的长横来研究横划的笔法：①“欲右先左”，起笔向左藏锋，②提锋下行如切，划定横划前缘，③翻笔下按笔肚，笔尖不移动，称为“跪”，④向右带出，并逐渐转为中锋，⑤中锋直行，⑥向右

下方逐渐加重笔锋的按压力，⑦笔微右倾，侧向提笔至横划尖尾，⑧回锋。(见图一)



图一

⑥⑦完成的形态状如雁尾，称为波尾，是隶书行笔最典型特征。但是大多数的横划不用波尾，只有长横才有波尾，而且必须是当字中没有捺划的情况下。波尾首先属于捺笔，一个字中只可以有一个波尾，俗称“雁不双飞”。

有波尾的长横略带弧形，前中后三部分行笔的力度不同，前后重，中间轻。没有波尾的横划则比较单纯，特别是后尾部没有明显的按笔(当然回锋仍是必须的)，见图二。



图二

《衡方碑》大多数的横划是圆起圆收，棱角不如其他汉碑那样明显，行笔的转折轨迹趋于圆转。

一般地说来，长横比较粗，短横比较细，外缘的横比较粗，中部的横比较细。但是，细横切不可因为细而使笔轻轻滑过，这种细笔只是提锋的结果，要放慢行笔速

度,并且笔笔送到,才能形成力度。

横划必须保持水平横置,俗称“横平竖直”只有在隶书中才能真正实现。横划间要保持平行,以此造成隶字稳定的格局。横划并列时要区分它们之间在长短、粗细、轻重等方面的差别,切忌雷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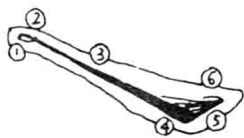
横划还要有弧直的变化,一般来说,长横有弧度,短横趋直;上横略带弧度,下横趋直。



捺笔是一种具有波尾的笔划。捺笔的波尾在一字中按力最强,因而也是最粗重的笔型,其笔划前后的力度变化也很大,有的如大刀片,有的如三角形,还有的如弯勾。



捺划的笔法如图三所示:①“欲下先上”以藏锋,②翻笔向下斜下,③开始加强笔的压力,至④为下按力度最强处,⑤笔微右倾,侧行提锋至尾尖,⑥回锋。如果波尾底为棱角状,如“本”字之捺,那么④有明确的按顿,然后侧笔提锋,如果波底如勾之弧,则不用顿笔,按、倾、提是在笔势连绵不断的行走中完成。



图三

隶书没有勾的笔划,演进为楷书字体的勾,在隶体中是斜捺形态,特别是“戈

勾”。



“走之”有两种形态,一种是斜捺,有明显的弧曲度,如“建”、“之”、“是”;另一种为平捺,状如带波尾的长横,如“遼”、“退”、“速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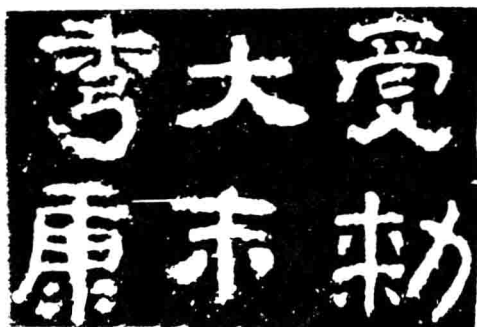
《衡方碑》横折勾的写法与其他汉碑不同,其他汉碑的横折勾大多与斜捺相同,而《衡方碑》则把捺脚波尾明显地加长并上挑,形成了鲜明的特色。



与捺相对的笔划是撇划,隶书的撇捺常常合用,形成特定的组合,称为“波磔”。不论是相连还是交叉,撇捺左右相分,向两下角铺展,成为隶书结构中动势最强、最具飘舞势态的笔划。一般来讲,撇划用力略轻,捺划用力较重,如“不”、“令”、“後”等字,这也是一般汉碑的通常写法。



但《衡方碑》在处理撇捺合用时,还常打破这种差别,使撇捺的长度、斜度、力度基本相同,如“秀”、“大”、“受”等。有时还化线为点,变为点的撇捺更趋于相同,甚至撇纵捺敛,如“康”、“末”、“勅”。



撇笔是自右向左的行笔，所以撇划在中部以后应用逆笔顶进的笔法，并使行笔速度减缓，形成涩势，增加力感。至尾端驻笔，并回锋。见图四。



图四

《衡方碑》的撇划比其他汉碑的撇划要粗壮，常有较强的折曲度，如“大”、“伊”、“州”，然而有时又近于直线，如“仲”、“癸”、“来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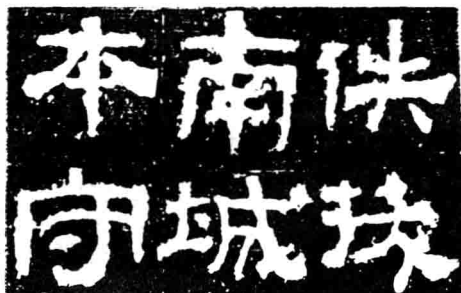
隶书没有勾，勾是汉字演进到楷、行阶段出现的笔划，右向的勾在隶书中是采用了捺的形态，如前所述，左向的勾则借用撇的形态，如“子”、“寧”。但《衡方碑》与其他汉碑的不同之处，在于它常常加大左勾撇尾的弧度，使其弯屈如钩，如“时”、“接”、“授”。



隶书左侧的长竖也常采用撇的形态，如“闔”、“巾”，有时还十分夸张，把长竖的撇尾也写成向上回还的勾状，如“徵”。



现在再回头来看竖划。竖划在字的结构中起支撑的作用，特别是中竖、长竖往往壮健如柱。竖划的关键在起笔，外角尖棱的方起式是隶书的基础笔划，如“本”、“南”、“佚”。这种方起式得到广泛的运用，如竖勾、戈勾、竖点的头部：“守”、“城”、“拔”。



竖划的笔法如图五所示：①起笔“欲下先上”以藏锋，②向右按下笔肚，写时注视竖首的上缘，勿使趋于水平横向的外缘变成斜口，③下行由侧锋转为中锋。除方起式外，还有圆起式，它的运笔较方起式的折按要含蓄，行笔轨迹如图六。



图五



图六

《衡方碑》的竖尾很少有方收的形态，大多采取如楷书的垂露式，少数采用楷书的悬针式，如“中”、“階”、“氣”。



一般点划，呈三角形，剥蚀比较厉害的点呈圆浑状。点有各种方向的变化，如“馮”、“清”、“烈”，它们可视为是竖、横的头部和撇、捺的尾部。



图七

点常可化为“线”，如“兵”、“祥”，而“线”也可化为点，如“夷”。



折是横划和竖划的连笔，它有两种形态，一种为平肩折，如“國”、“賓”、“用”，一种为耸肩折，如“諸”、“舍”。折可视为一笔横划迭加一笔竖划，不过平肩折是横竖的直接相连，横尾即是竖首，耸肩折是横划完成后，笔锋提出横线上端，然后下做竖。



图八



《衡方碑》的行笔富于变化，相同的偏旁、“部件”，甚至相同的字，总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，于是常常产生出特殊的艺术效果，如“晏”字的长横弯曲，“平”字的两点旁伸，“紫”斜捺的方尾，“動”字勾如楷书，“除”字全用提锋，“帛”全用按笔；又如同为“；”旁的“清”和“濡”，同为“尸”旁的“隆”、“隕”、“隋”这些都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借鉴。



结 体

结体首要原则是稳定，隶书线条的特征是造成稳定的基本因素：1.横划的水平横置，2.横划迭加时其中心点趋于同一垂直线上，3.长横左右横撑，并且首尾粗重如担状，4.竖划垂直而粗重，5.撇捺左右相分成基本对等的均势。从字的结体来看，取得稳定的格局不外对称和平衡两种。

所谓对称，是指一个字的中心如果立一个中轴，轴两侧的构造（笔划的长短、多少及组成团块“部件”的外形、所占地域的大小）对应相等，对称的结构具有装饰性。如“置”、“斑”、“東”。



大多数的对称是相对对称,就是说中轴左右两边的组织形式只做到大体相等,如“獄”、“界”、“喪”



大多数汉字的结构是不对称的,它们的稳定是通过平衡的手段来达到的。点线有方向、展敛、粗细和长短的变化,所谓平衡,就是顺应或改变它们的形态,使其不对称的左右两部分达成一种力的均势,或称力的平衡,从而得到一个和谐而稳定的结体。

“長”字左侧上下竖划的实的连线与右侧笔划端点的虚的连线,形成覆钟式的平衡结构。“聲”字左上部撇的外张和右上部的捺形成对应,下部的“耳”向中心凝聚,使整体成为一个稳定的伞形。第二个“聲”字左撇粗而下探,左下部的力度加大,于是“耳”向右移动,取得新的力的均势。“感”字是以左部的撇与右部的点、撇、捺端点的连势相对应,并以“心”字底和戈勾的撇组成一个下沉的弧,成为一种不易倾侧的结构。“家”字采用加粗右下部两条外张的斜线的手段,以与左下方的四条较细的左向线条取得力的平衡。“孝”字有两条向左下斜张的撇,为了求得平衡,上部的捺笔向右长伸。



那些左右部的笔划多少不均和外形差异很大的字,要使笔划多的一侧加强板块结构的稳定感,使它们成为一字平衡的基础,如“温”、“斯”、“賻”等,笔划少的一侧往往加粗,以与笔划多的另一侧取得力的平衡,如“顯”、“郭”、“敦”。一字右部的偏旁如果笔划少而敛缩,一般上提,左下出现的空缺,应有相应的右部的笔划插入,如“碑”、“漆”、“清”。



对称的字具有装饰性,但易造成呆板,《衡方碑》往往利用平衡的原理,改变线条形态,取得一种变化的美感,如“肃”字上部“口”部左移,而长横右尾上翘;“風”字外匡左敛右展,于是中心左偏;“單”字长横的波尾与左斜的竖取得呼应。



《衡方碑》结体方正、严整,隶书中常见的左右开张的笔势,在《衡方碑》中是收缩的,但它在字的内部寻求空间聚散、松紧的对比,形成了鲜明的特色。如“靈”、“聲”、“廬”。



平衡法则的运用是多种多样的,结体也是千变万化的,要学会举一反三,那么很快就会掌握它的要领,取得如清代姚华评价《衡方碑》时所说“变化于平正,从严整中出险峻”的艺术效果。

二

五

月

人

人

人

大

大

天 太

夫 火

之 之

之 之

干

子

乖

乖

其

其

日

羊

巾

亮

帝

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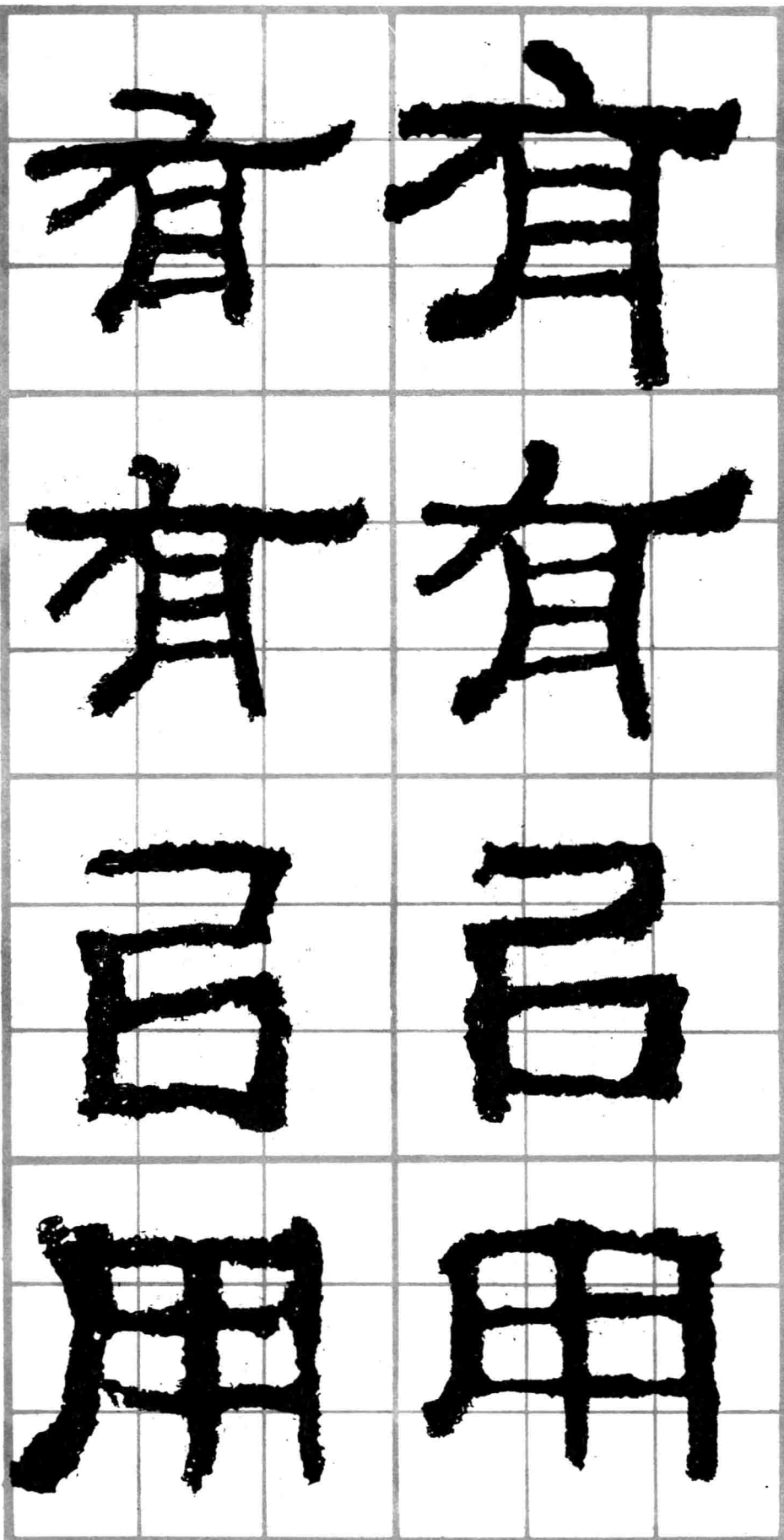
世

及

大

身





南
東
巴
赤
南
石
來
束



肘

肘

由

夷

于

于

速

名